

衛奕信勳爵文物信託
「香港閩南漁民方言來源探究」
(編號：HAB/C 27/9/124)
結項研究報告

徐宇航

澳門大學人文學院中國語言文學系

1. 研究背景

「香港閩南漁民方言來源探究」(編號：HAB/C 27/9/124) 項目旨在考查香港地區現存閩南漁民方言的現狀，並對其性質與來源做學術性探究。

作為多元共榮的現代都市，香港除了大眾目前通用的粵語，還分佈著圍頭話、客家話及早期閩系移民和水上漁民來港後所講的方言。這些豐富多彩的方言是香港重要的非物質文化資源。然而，隨著都市化進程，香港除了主流的粵語之外，其他方言資源都日漸瀕危，逐步消失。譬如香港水上漁民所使用的方言，就以非常迅速的狀態消亡，且這些方言的性質與來源皆處於不明朗狀態。以大埔元洲仔漁民方言為例，該方言 2003 年由張雙慶、莊初升兩位先生調查記錄，2019 年我們再重返大埔調查，已難以尋覓可流利使用元洲仔漁民方言的發音人，可以說，該方言已接近消亡。查閱本土刊物《大埔傳統與文物》與《大埔風物志（2007 年再版增訂）》，我們發現更為奇怪的現象：元洲仔漁民對自己的民系認同曾發生過變化，當年認為自己是潮陽人，現在認同自己為鶴佬人。一般來說，香港市民中祖籍為潮州、汕頭（潮陽）、揭陽的稱自己為「潮州人」，祖籍為福建、汕尾則一般自稱「鶴（學/福）佬人」。元洲仔居民到底源於潮陽還是源於福建、汕尾，具有類型差異。民系認同有方言、文化、地域三大標準，方言標準等同實證。如能考證元洲仔方言的來源性質，對其民系歸屬認定具有重大作用。故此，我們通過語言學方法，考證方言譜系，探討香港閩系漁民的來源，為元洲仔漁民乃至香港新界其他地方漁民的方言找到來源，考證語言屬性，探討香港與世界的關係。

基於上述目的，由香港衛奕信勳爵文物信託基金支持，我們以「香港閩南漁民方言來源探究」為題，開始閩南漁民方言的調查與研究。本項目以共時考察與調查為主，根據調查結果，結合語言學理論，分析與探究閩南漁民方言的性質與來源，具體考察與調查如下。

1.1 香港本土閩南漁民方言調查

根據之前學者的研究，以「福佬話」為母語的香港漁民主要居住於沙頭角漁民新村、鹽寮下村，沙田亞公角漁民新村及大埔元洲仔地區。20 世紀 70 年代末元洲仔拆遷，居民遷入三門仔和魚角安置村，後多搬遷至太和火車站附近大元邨與太和邨。¹張雙慶、莊初升（2003）曾深入調查元洲仔「福佬話」，指出其「粵東腔閩南方言」性質。李如龍、張雙慶（2009）則以沙頭角漁民新村「福佬話」為個案，並結合大埔元洲仔「福佬話」特徵，從音韻、詞彙角度，探討香港漁民方言閩南方言特徵及其與粵、客方言的競爭關係。沿著之前學者的研究路線，我們在 2019 年考察了香港大埔元洲仔、沙田亞公角漁民新村以及沙頭角漁民新村。

元洲仔位於大埔吐露港近岸，原為一座小島，住有「蘇、徐、李、鍾、石」五姓閩系漁民，相傳一百多年前他們在島上合建大王爺神廟，祈求出海平安。後

¹ 參廖迪生等主編：《大埔傳統與文物》（香港：大埔區議會，2008 年）頁 102；蕭國健：《大埔風物志（2007 再版增訂）》（香港：大埔區議會，2007 年）頁 105；莊初升：〈嶺南地區水上居民（蟹家）的方言〉，《文化遺產》第 3 期（2009 年），頁 126-132。

來，英國人接管新界，島上多了一幢西式官邸，給理民官（其後為新界政務司）居住。今天大王爺神廟和前新界政務司官邸均在島上，界政務司官邸已變成歷史古蹟，大王爺神廟仍扮演團結、繫連五姓漁民的角色。農曆五月初八大王爺誕是五姓漁民的重要日子。二十世紀前葉開始，五姓漁民在廟前搭棚演戲，酬謝大王爺庇佑。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香港政府發展大埔新市鎮，在吐露港大規模填海，元洲仔的漁民村及棚屋一一清拆，廟前空地變成吐露港公路。漁民他遷上樓，大部分放棄捕魚工作。不過，漁民的信仰、酬神之心未變，每年籌款賀誕，演戲場地搬到大埔舊墟天后宮對面的風水廣場。大王爺神廟供奉三位大王爺神像，近年重修，五姓居民為了方便管理該廟，讓政府撥出廟旁一幅土地興建兩層高的辦事處，名為「大埔元洲仔漁民村公所」。經多多方探訪和深入調查後，我們找到兩位蘇姓漁民，願意協助我們進行閩南漁民方言調查，此後的香港地區閩南漁民方言調查錄音，皆來自這兩位蘇姓居民。這兩位蘇姓居民還給我們提供了很多關於香港漁民閩南方言分佈的情況。據發音人蘇先生講述，大埔區漁民最多，沙頭角、吉澳、鹽田等地有一些。「魚排」即為水上人的產業。同時，蘇先生認同自己的漁民方言與福建、潮陽等地區有相似點，這也給我們考證漁民方言來源提供線索。

亞公角位於沙田區東北部，介乎馬鞍山與石門之間，從前是偏僻村落，並無行車道路。1981年，政府擴展沙田新市鎮至馬鞍山，在城門河東北面的沙田海進行填海工程，興建亞公角街連接沙田第一城及馬鞍山，因此亞公角現在是沙田市中心往返馬鞍山新市鎮的必經之地。為安置受沙田馬場、馬鞍山新市鎮填海工程影響的漁民，政府安排原本居住在亞公角村 500 名村民，遷移至亞公角漁民新村。我們同樣於 2019 年到亞公角漁民新村做實地考察。亞公角漁民新村並不大，村內居民零落，靜謐祥和，僅有數位年長居民在村落停留居住。我們前去攀談，交流中得知這些居民多為漁民或漁民的後代，居住於此多年。同時，這些居民給予我們一個重要的來源地名——惠州澳頭，數位居民認為自己是來自惠州澳頭的漁民，這個線索對我們之後的深入調查研究有重要作用。

沙頭角目前屬於邊境禁區，出入需要禁區證明，我們也於 2019 年到沙頭角進行實地考察。考察發現區內的確有「漁民新村」存在，從文獻上也可見到其與大埔、亞公角漁民新村的淵源關係。同時，我們在大埔找到的漁民蘇先生告知，在新界不同的漁民新村內部，其漁民方言差異不大，大家在聚會之時，可以漁民方言相互溝通，沒有障礙。

基於上述尋找、考察、發掘與溝通，經過新界閩南漁民方言概況調查，我們最終確定以大埔兩位蘇姓漁民為進一步調查的發音人。調查採用電腦配合專業話筒和錄音軟件 FieldPhone，在安靜的辦公室環境中對合作發音人作系統、細緻錄音。發音的字表、詞表、句表等內容由本人及方言調查助理統籌、設計與製作，收錄內容包括澳頭閩南方言之常用單字、詞彙、例句，涵蓋方言調查之音韻、詞彙、語法範疇。初步梳理收錄到的語料後，團隊聯繫合作發音人對其中有爭議的語料進行了核實，並剔除了其中訓讀的單字，再將方言錄音材料轉寫為國際音標（IPA），並根據轉寫結果整理澳頭閩南方言音系，製作方言同音字表。

1.2 源方言地香港閩南漁民方言調查

基於香港本土閩南漁民方言調查，加之居民口述線索，經前期踩點，我們選定惠州市惠陽區澳頭街道前進村為香港閩南漁民方言源方言地調查點，並聯繫當地一位同樣是蘇姓的男性居民為合作發音人，於 2021 年 7 月對該村落閩南漁民方言進行調查。澳頭街道位於廣東省惠州市惠陽區南部海岸，面向南海，毗鄰香港，下轄 9 個社區和 13 個行政村。當地主要方言為客家話，亦分佈有粵、閩方言，其中澳頭閩南方言「學佬話」主要分佈於前進村、東升村、金門塘村、媽廟村。此四條村居民的傳統產業為漁業，農業人口較少。隨著沿海旅遊業的發展，部分村民也轉型從事餐飲、船隻租賃等行業。據香港元洲仔閩南方言「鶴佬話」發音人及亞公角漁民新村居民介紹，20 世紀 60 年代聚居於大埔元洲仔村附近的閩南漁民中，相當一部分漁民來自澳頭。

如前文所述，香港元洲仔閩南方言日漸瀕危，現已基本於香港社會消失，僅限家庭和親友交際使用。這一現象已引起語言學界的重視，如張雙慶、莊初升已於 2003 年對元洲仔閩南方言進行過記錄與研究，後徐宇航（2020）在此基礎上作進一步考察，並將其與香港粵語、香港其他三種閩南方言進行了共時比較。然而，學界目前尚未有專著比較香港閩南漁民方言與源方言地的閩南方言異同，此前學界對惠州方言的調查研究以客家話為主，尚未對已受到嚴重衝擊的澳頭閩南方言進行全面考察。基於此，本研究對澳頭閩南方言「學佬話」進行語料收集和整理，比較澳頭與元洲仔閩南方言之異同，並結合實地走訪考證兩者發生學關係，通過訪談考察當地發音人對澳頭閩南方言之語言態度。

前進村為漁業村，是澳頭閩南方言分佈點之一，村內主要是李、蘇二姓居民。蘇姓合作發音人為土生土長前進村人，以澳頭閩南方言為母語，初中學歷，現從事漁業，除出海捕撈之外無長期外出經歷，無聲帶疾病，符合方言調查發音人之要求。

數據收錄同樣採用電腦配合專業話筒和錄音軟件 FieldPhone，於安靜的環境進行。收錄內容包括澳頭閩南方言之常用單字、詞彙、例句，涵蓋方言調查之音韻、詞彙、語法範疇。調查表同樣由本人及方言調查助理設計製作。初步梳理收錄到的語料後，團隊聯繫合作發音人對其中有爭議的語料進行了核實，並剔除了其中訓讀的單字，再將方言錄音材料轉寫為國際音標（IPA），並根據轉寫結果整理澳頭閩南方言音系，製作方言同音字表。

同時，本研究用訪談的方法對發音人進行了調查，調查內容包括祖籍、民系認同、語言生活與語言態度、當地風土人情等方面。此外，團隊前往澳頭街道媽廟村開展實地調查，搜集澳頭閩南方言與香港元洲仔閩南方言具有關聯的旁證。

在完成惠州市惠陽區澳頭街道前進村閩南漁民方言調查後，基於之前發音人對漁民方言與廣東東部潮汕地區潮陽方言也有淵源認可，我們亦在 2021 年 12 月前往潮汕地區，對潮陽方言與香港閩南漁民方言的關係進行論證。這個論證以口頭詢問模式進行，並對音系特徵做學理性分析。

2. 調查結果

本節主要就上述深入調查的結果，描寫香港新界（以大埔元洲仔為例）閩南

漁民方言、惠州澳頭閩南漁民方言的語音系統。

2.1 香港新界（大埔元洲仔）閩南漁民方言音系

2.1.1 元洲仔方言的聲母分佈（17 個聲母，含零聲母）

p 霸盤八	ph 蜂鼻陪	m 買苗梅		b 馬米帽
t 東地豬	th 台剃拖	n 卵 _白 年兩		l 老聯農
ts 做濟租	tsh 餐淺粗		s 三扇隨	dz 熱娛蛇
k 厚旗歸	kh 巧起氣 _白	ŋ 玉藝遇	h 康耳花	∅ 紅鞋藥

2.1.2 元洲仔方言的韻母分佈（72 個韻母）

	i 米世喜	u 霧主句		iʔ 蜜舌缺	
a 巴早教	ia 寫寄野	ua 拖沙掛	aʔ 拍閩甲	iaʔ 壁食額	uaʔ 熱割活
o 播楚糕	io 粟茄舀		oʔ 博托索	ioʔ 惜石尺	
e 爬家下		ue 倍最瓜	eʔ 百策隔		ueʔ 刮血
ai 排財佳		uai 怪塊歪			
oi 蹄街鞋			oiʔ 八節截		
au 包抄校	iau 標笑妖				
ou 步路姑	iu 柳手球	ui 肺隊鬼			
om 森參	im 林心音			ip 集習急	
am 南蠶喊	iam 點尖謙		ap 答汁吸	iap 疊接葉	uap 法
	in 身巾因	un 本旬棍		it 必即益	ut 律術佛
aŋ 賓雙漢	iaŋ 片將現	uaŋ 專罐皇	ak 北六結	iak 熱結	uak 發罰划
oŋ(ɔŋ) 邦通風(礦)	ioŋ 中獎共		ok 獨束覺	iok 足局藥	
eŋ 燈升興	ieŋ 員院元		ek 得測浴		
	ĩ 鼻鮮見	ũ 墓遇牛		ĩʔ 椅	
ã 麻膽敢	ĩã 兵嶺兄	ũã 半攤肝			
õ 魔兩臥	ĩõ 場糧香				
ẽ 柄牙耕		ũẽ 梅美橫	ẽʔ 脈		ũẽʔ 月

ãĩ 眉千肩		ũãĩ 關慣縣			
õĩ 買賣					
ãũ 貌謀矛	ĩãũ 貓秒畝	ũĩ 呂			
õũ 吳五	ĩũ 紐				
ãm 岩癩	ĩãm 閩嚴念			ĩãp 業	
	ĩn 面民	ũn 門悶		ĩt 篋	ũt 物
ãŋ 慢網萬	ĩãŋ 免	ũãŋ 願	ãk 木襪密		
ẽŋ 明銘			ẽk 滅玉		
õŋ 望旺亡			õk 剝		
m 唔	ŋ 飯霜央				

2.1.3 元洲仔方言的聲調分佈

調類	陰平	陽平	陰上	陽上	陰去	陽去	陰入	陽入
調值	33	44	53	24	21	32	31	51

2.2 澳頭閩南方言的音系

2.2.1 澳頭閩南方言的聲母分佈（17 個聲母，含零聲母）

p 波婆巴	ph 破部配	m 磨麻馬	f 火貨花		
t 多左茶	th 拖他駝	n 奴納念			l 爐路雷
ts 坐渣遮	tsh 查且車		s 鎖沙寫	dz 蛇如熱	
k 哥果過	kh 可科課	ŋ 鵝牙五	h 河賀禾		
∅ 我靴啞					

2.2.2 澳頭閩南方言的韻母分佈（49 個韻母）

	i 扯呂慮	u 故戶豬	y 餘預		iʔ 跌急級	uʔ 鉢撮滑
a 他阿把	ia 姐且寫	ua 拖我沙		aʔ 答納雜	iaʔ 夾接劫	uaʔ 割潑活
o 多駝羅	io 茄栗廟			oʔ 渴末括	ioʔ 雀著弱	

e 把爬馬		ue 果過貨		eʔ獵捷涉		ueʔ血
ai 代耐來		uai 乖怪懷				
oi 靴賽該				oiʔ八拔		
ei 鄙						
au 袍暴到	iau 餓貓標					
ou 補布土	iu 初梳樹	ui 對推肺				
	iŋ 品林浸	uŋ 斷酸蒜	yŋ 循		ik 濕入閱	uk 不忽律
aŋ 貪探南	ia 鹹鏟尖	ua 段亂管		ak 十達辣	iak 熱揭穴	uak 罰
o 參寒團	io 研漿象			ok 闊絕落	iok 略約藥	
eŋ 潛篇辨	ie 延演言			ek 別滅烈	iek 粵	
	ŋ 吳誤黃					

說明：

(1) 澳頭閩南方言 iaŋ、uak、ik 韻母字有極少數 iam、uap、ip 變體，如「閃」「法」「集」。(2) 部分 ik、uk 韻尾實際發音介於-k 與-t 之間，如「敵」「速」。

(3) 部分 iŋ 在聽感上接近 in，如「林」。

(4)「兄」的韻母 ia 還殘存鼻化色彩。上述情況屬韻母的個別差異，加說明不單列韻母。

2.2.3 澳頭閩南方言的聲調分佈

調類	陰平	陽平	陰上	陽上	陰去	陽去	陰入	陽入
調值	33	44	55	24	223	21	31	51

3. 澳頭閩南方言音系與香港元洲仔閩南方言音系的對比

香港元洲仔閩南方言語音的材料主要來自徐宇航 2019 年的調查結果，並參考張雙慶、莊初升兩位先生在 2003 年的調查結果。

3.1. 聲母對比

澳頭閩南方言與香港元洲仔閩南方言聲母的分佈基本一致，主要差異在於前者有 f 聲母無 b 聲母，後者無 f 聲母有 b 聲母。澳頭閩南方言 f 聲母主要見於非

母、曉母字，元洲仔閩南方言 b 聲母多見於明母、微母字。

澳頭閩南方言 f 聲母鮮見於同譜系閩方言，應是與粵語、客家話接觸的產物。首先，澳頭臨近深圳、香港，本地亦有小範圍的粵語分佈，具有與粵語接觸的條件，加之其境內強勢方言為客方言，且閩客通婚現象普遍，澳頭閩南方言具有與客家話直接接觸的條件。其次，澳頭方言 f 聲母例字可作為判斷 f 聲母來源的依據。第一類例字在粵語、客家話中都讀 f 聲母，如「火、貨、花、夫、府、灰、費、否、富、法、凡、歡、反、發、翻、煩、罰、婚」等字，澳頭閩南方言應是直接借用粵語、客家話中這類例字 f 聲母。第二類例字在粵語中聲母不讀 f，而在客家話中讀 f，如「回、會、懷、或」等字，澳頭閩南方言此類例字之聲母 f 很大概率由客家話借入。第三類例字在粵語、客家話中皆不讀 f，如「戶、魚、回、懷、血、雲」等字。此類例字在粵語、客家話、其他閩語中聲母基本為 h 或有摩擦性質的零聲母，具備向 f 聲母轉換的條件。h 聲母與 f 聲母同屬擦音，h 聲母發聲部位改為唇齒即可得到 f 聲母；帶摩擦性質的零聲母增強摩擦，亦可生成 f 聲母。據此，可推斷澳頭閩南方言此類例字之 f 聲母應是以粵語、客家話所具有之 f 聲母為參照，對 h 聲母和零聲母加以調整所得。

元洲仔閩南方言 b 聲母例字「磨、馬、模、無、武、舞、米、麥」等在澳頭閩南方言中皆讀 m 聲母，這種聲母合流現象，亦可見粵語和客家話對澳頭閩南方言的影響。

同時，需要說明的是，兩地閩南方言都出現了 n、l 聲母不分的趨勢，其中澳頭閩南方言更為明顯。其一，澳頭閩南方言大量泥母、來母字的聲母相混，如「哪、鬧」等泥母字讀 l 聲母，「羅、呂、慮、李」等來母字讀 n 聲母，且有部分例字聲母音色介於 n、l 之間，聽辨難度大。

3.2. 韻母對比

澳頭閩南方言韻母共 49 個，元洲仔閩南方言韻母共 72 個。單從韻母數量來看，後者韻母系統更為複雜，但具體而言，兩地閩南方言之韻母系統仍高度相似，只在以下方面存在差異。

第一，澳頭閩南方言韻母鼻化色彩基本喪失，所收錄例字中僅有「兄」韻母 ia 殘存鼻化色彩。部分陰聲韻字如「麻、拿、女、呂、藝、外、眉、鼻、耳、偽」在元洲仔閩南方言中讀鼻化韻母，在澳頭閩南方言中皆無鼻化。而在元洲仔閩南方言中讀鼻化的陽聲韻字，在澳頭方言中則一部分讀-ŋ 韻尾，如「擔、彈、染、鉗、單、檀、寒、爛」，另一部分直接讀非鼻化元音，如「籃、散、敢、衫、甜、炭、汗、山、盞、閒」。澳頭閩南方言鼻化韻母的消亡，體現了有別於其他閩南方言的區域特色，極有可能是無鼻化現象的粵語、客家話影響，加之音系簡化發展所致。

第二，澳頭閩南方言保留了-ŋ、-k、-ʔ 韻尾，相比元洲仔閩南方言少了-m、-p、-t 韻尾。-m、-p 韻尾僅零星見於變體中，現已基本完成演變。其中-m 韻尾發生由-m 到-ŋ 的演變，如「鎌」讀 nian⁴⁴，-m 韻尾消失；-p 韻尾發生由-p 到-ʔ 的轉變，如「納」讀 naʔ，-p 韻尾消失。-t 韻尾則與-k 韻尾相混，部分字韻尾介於

-t、-k 之間，如「跡、席、敵、速」等字。粵語中「跡、席、敵、速」韻尾都為 -k，澳頭閩南方言 -t、-k 相混的現象應與粵語的影響有關。

第三，澳頭閩南方言相比元洲仔閩南方言多了 ei、y、yn 韻母，這些韻母有別於閩語系統，是澳頭閩南方言中顯著的粵方言層次。這些韻母相關例字的讀音與粵語高度趨同，如「鄙」讀 phe²¹，「預」讀 y²¹，「循」讀 syŋ⁴⁴。

第四，山攝桓合一、仙開三、元合三，臻攝魂合一、文合三及宕攝唐合一韻，如「卵、酸、飯、門、村、孫、問」及「光、荒、廣、黃」等字，在澳頭閩南方言全部讀為 uŋ，而在元洲仔閩南方言中還有 ŋ (oŋ)、un 的區別。

3.3.聲調對比

澳頭閩南方言聲調與元洲仔閩南方言聲調的調類一致，主要差異在於調值。兩地調值對比見下表：

調類	陰平	陽平	陰上	陽上	陰去	陽去	陰入	陽入
澳頭調值	33	44	55	24	223	21	31	51
元洲仔調值	33	44	53	24	21	32	31	51

可見，澳頭閩南方言的陰上調為高平調，有別於元洲仔閩南方言的高降調；澳頭閩南方言陰去調的調尾有輕微的上升趨勢，有別於元洲仔閩南方言的低降調；澳頭閩南方言陽去調的調域則低於元洲仔閩南方言陽去調。雖然澳頭、元洲仔兩地閩南方言聲調系統皆為四聲八調格局，但兩者陰去、陰上的轄字並不完全一致，澳頭閩南方言陰去調、陰上調發生了部分合併現象。

3.4.小結

由上述分析可得，澳頭、元洲仔兩地閩南方言可從音系上判斷具有發生學關係，兩者有較高相似度，可證香港新界漁民常有來自惠州澳頭的說法。簡言之，惠州澳門閩南漁民方言可作為香港閩南漁民方言的近祖。澳頭閩南方言與元洲仔閩南方言境地相似，都在當地強勢方言衝擊下日益式微，其系統格局不斷向強勢方言靠近，這種現象對於包括方言島、「飛地方言」在內的弱勢方言研究具有類型意義。當然，在這種語音格局類同，發展境地相似的背景下，我們也必須承認，兩者地閩南方言仍具有一定差異。這些差異的存在與其所在地區強勢方言的特色有別相關，是語言接觸現象影響使然，也是兩個方言時空距離分隔後，各自發展、演變的結果。

4.澳頭與香港元洲仔語言生活狀態的對比

4.1.澳頭方言與當地社會之關係

澳頭閩南方言使用者多為漁民及漁民後代，方言調查中諸多諸多語言現象顯示了澳頭閩南方言與當地社會的密切關聯。

第一，澳頭閩南方言魚類詞彙遠較其他方言豐富，尤其體現於同一類魚可細

分為多種，並各自有對應的詞彙，如「鯧魚」可細分為三種，「鯧魚」「帶魚」「鯛魚」「白條魚」「鮠魚」「鯊魚」各自可細分為兩種。此可反映澳頭漁業興盛對當地方言的影響，也是當地漁民生活的真實寫照。

第二，本次調查發音人對部分農耕類字詞熟悉程度極低。在收錄單字「犁」時，發音人根據「耕田用具」的語義提示將「犁」讀作「鋤頭」，由此可推斷發音人並無「犁」的概念。在收錄詞彙時，發音人無法用澳頭閩南方言表述「插秧、穀子、高粱」等常用之農耕類詞彙，並明確表示當地「沒人插秧」。這是澳頭方言受當地社會背景影響的又一實證。

綜上所述，澳頭漁民世代以打漁為生，農耕經驗甚少，澳頭閩南方言展現了澳頭當地的漁業文化特徵，是當地漁民群體社會生活的非物質文化載體。

4.2.發音人訪談信息分析

本研究對合作發音人進行了深入訪談，訪談內容包括祖籍、民系認同、家族成員移居香港情況、語言態度等方面，以下對訪談結果進行分析。

祖籍和民系認同方面，發音人表示曾從長輩處聽說祖籍為潮陽，而發音人傾向於認為自己是「澳頭人」，對於「潮陽人/學佬人」的身份則態度模糊。香港元洲仔居民對自身的身份認定為「潮陽人/鶴佬人」，這與發音人所說的潮陽祖籍契合，可進一步證明兩地閩南方言之同源關係，兩地閩南方言使用者民系認同之差異則與社會環境密切相關。合作發音人為上世紀 80 年代末生人，並無在祖籍地潮陽生活、工作的經歷，亦無元洲仔居民在外漂泊時期強調群體身份的需要。其個人之民系認同是澳頭青少年閩南方言母語者情況之縮影，即民系認同以所居地域為基礎，而非偏向祖籍與閩海民系，這也是澳頭閩南方言受到粵語、客家話強勢影響的重要原因之一。

家族成員移居香港情況方面，發音人確認了其家族有相當一部分成員移居香港，且這些家族成員皆為澳頭閩南方言母語者，此可作為兩地閩南方言關係之旁證。

語言態度方面，發音人對澳頭閩南方言的感性態度較為正面，認為澳頭閩南方言在日常交流中起著維繫情感紐帶之作用。而在理性語言態度方面，發音人則較為悲觀，認為澳頭閩南方言的社會功用不大，競爭力不強。當問及「是否會讓後代繼續學講學佬話」時，發音人沒正面回答，僅舉例說明學佬話的地域限制性，並提出將讓後代學講普通話、粵語、英語的規劃，可見其理性語言態度的消極。據此可推斷，日後澳頭閩南方言日益式微乃至消亡的趨勢難以直接扭轉，此趨勢與香港元洲仔閩南方言發展趨勢高度相似。

4.3.媽廟村實地調查結果分析

完成語言材料的收錄後，團隊對媽廟村進行了實地考察。調查目的包括以下兩點：第一，考察媽廟村地名來源，確認該地名是否具有閩語色彩。第二，考察媽廟村建築群之歷史，搜集澳頭居民遷港史之證據，力求為兩地閩南方言之關係提供旁證。以下對調查結果進行分析。

媽廟村地名來源於坐落於村內的「亞媽廟」，即其他閩南方言所稱之「媽祖廟」。通常而言，客家話多將海神林默稱為「天后」或「天后娘娘」，供奉其的廟宇稱為「天后宮」，閩南方言則多稱其為「媽祖」，並將其廟宇稱為「媽祖廟」。澳頭乃至惠州市都為客家話強勢分佈區域，而媽廟村內「亞媽廟」及村名對海神林默之稱，則體現濃重的閩南方言色彩，此可作為確認澳頭「學佬話」屬於閩南方言譜系之旁證。

媽廟村內上世紀興建的洋樓眾多，這些洋樓由外出鄉賢出資籌建，風格中西合璧，修築典雅，是澳頭移民香港之風氣的重要實證。據調查，村內體量最大的碉樓「存廬」為上世紀 30 年代曾赴港從商的李天存修建，「竹林堂」則曾主要用以招待從香港或海外返鄉探親、度假的村民，可見澳頭居民早已有赴港打拼之傳統。據說風氣最盛之時，外遷的媽廟村人達到現在留守本村人數之近十倍。澳頭附近地區居民稱媽廟村為「小香港」，這與媽廟村赴港居民之多、當地建築風格與香港之趨同、村莊經濟之富庶有密切關聯。由媽廟村曾經的赴港風氣可見，澳頭赴港居民足以形成聚居的社會群體，香港元洲仔居民中澳頭人至少佔據相當比重，兩地閩南方言具有同源關係。

5. 潮汕潮陽地區閩南方言與香港元洲仔方言音系特徵的對比

如上文所述，由於香港新界漁民對自己的民系認知除了惠州澳頭之外，亦有潮汕地區潮陽的認知可能，且這種民系認知可能與文獻的記錄產生差異與矛盾，根據 2007 年大埔區議會出版的《大埔傳統與文物》記錄，元洲仔漁民對自己的民系認同曾發生過變化，「當年他們認為自己是潮陽人，現在都認同自己為（來自汕尾海陸豐沿海的）鶴佬人。」²因此，我們在 2021 年 12 月又對潮陽方言與元洲仔方言音系特徵進行調查、比對，進一步論證兩個方言之間的譜系關係。根據詢問調查可肯定，較之海豐閩南方言，香港新界元洲仔漁民方言與潮汕地區的潮陽閩南方言譜系關係更為接近，理由主要包括。

第一，遇攝開口三等魚韻（非莊組），如「豬、箸、鼠、魚、汝」等字，在潮陽方言中讀[u]韻母而海豐方言讀[i]韻母，香港漁民方言該類字讀[u]，也同於潮陽方言。

第二，山攝桓_{合三}、仙_{開三}、元_{合三}，臻攝魂_{合三}、文_{合三}及宕攝唐_{合三}韻，如「卵、酸、飯、門、村、孫、問」及「光、荒、廣、黃」等字，在潮陽方言中讀鼻音韻母[ŋ]/[uŋ]而在海豐方言中讀鼻化韻母[ũ]。香港漁民方言該類字讀[ŋ]/[uŋ]，亦同於潮陽方言。

6. 總結

本研究全面細緻調查、收錄、整理和研究香港新界（元洲仔）閩南方言、惠州澳頭閩南方言，並對潮汕潮陽閩南方言進行特徵研究。我們根據詳盡的單字、詞彙、例句等的調查材料，對發音人進行了深入訪談，並在香港本土及前往澳頭、潮陽等地，對方言分佈點實地調查。根據調查結果可證，香港新界（元洲仔）漁

² 參廖迪生等主編：《大埔傳統與文物》（香港：大埔區議會，2008 年）頁 102。

民方言的近祖應為惠州澳頭及其鄰近地區，遠祖則與粵東潮汕地區的潮陽方言密切相關。

成果方面，本研究整理之新界（元洲仔）、澳頭閩南方言音系、同音字表，直觀真實地記錄了閩南方言之現狀，可為學界相關研究提供語料。對澳頭、香港元洲仔閩南方言音系之對比分析，則充分展現了兩地閩南方言之異同，為香港元洲仔閩南方言之源方言追溯提供語言證據上的實證。調查過程中，澳頭閩南方言與當地發達漁業之間的聯繫也得到體現，這亦為本次研究的重要發現。同時，研究過程中對發音人進行的訪談，展示了發音人對澳頭閩南方言之語言態度，有利於對澳頭閩南方言日後之演變趨勢作科學預測，從而推動方言學界語言資源記錄與保護工作的開展。此外，我們對媽廟村、潮陽的實地走訪，使得研究結果更為嚴謹，一方面使得研究範圍不僅局限於語言學本身，另一方面提供了語言材料、訪談材料以外的地名、建築、赴港風氣之旁證，這些資料對香港閩南方言的研究具有較高的參考價值。

澳頭閩南方言為澳頭境內弱勢方言，這與元洲仔閩南方言在香港的狀況具有一致性。本研究進一步發現，雖然分處兩地，兩者的音系變化、與強勢方言的接觸、母語者語言態度皆類同，這一現象是很有代表性的方言學、社會語言學、語言生態學案例。綜上所述，本研究對香港閩南漁民方言及其源方言地澳頭閩南方言、潮陽閩南方言的考察，可推進對香港閩南方言的研究，亦可為同類的弱勢方言研究提供類型參考。

參考文獻

-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主編，2003，《漢語方音字彙（第二版重排本）》，北京：語文出版社。
- 蔡俊明、張雙慶主編，1991，《潮州方言詞彙》，香港：中文大學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
- 陳松岑，1999，《新加坡華人的語言態度及其對語言能力和語言使用的影響》，《語言教學與研究》1。
- 李如龍，2002，《漢語方言特徵詞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 李新魁，1987，《廣東閩方言形成的歷史過程（一）》，《廣東社會科學》3，廣州：廣東社科院。
- 李新魁，1987，《廣東閩方言形成的歷史過程（二）》，《廣東社會科學》4，廣州：廣東社科院。
- 李永明，1959，《潮州方言》，北京：中華書局。
- 廖迪生等主編，2008，《大埔傳統與文物》，香港：大埔區議會。
- 林連通，1993，《泉州市方言志》，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林倫倫，1996，《澄海方言研究》，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
- 王洪君，2010，《層次與斷階——疊置式音變與擴散式音變的交叉與區別》，《中國語文》4，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
- 王洪君，2014，《歷史語言學方法論與漢語方言音韻史個案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 徐通鏞，2008[1991]，《歷史語言學》，北京：商務印書館。
- 徐馥瓊，2010，《粵東閩語語音研究》，廣州：中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 徐馥瓊，2012，《粵東閩語甲子方言重唇合口字的輕唇化》，《中國語文》2，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
- 徐睿淵，2008，《廈門方言一百多年來語音系統和詞彙系統的演變》，廈門：廈門大學博士論文。
- 徐宇航，2009，《潮州方言咸深二攝字音韻尾變化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
- 徐宇航，2010，《年齡、區域因素對潮州方言咸深二攝韻尾變化的影響——基於SPSS 軟件線性回歸模型的建立》，《中國社會語言學》1，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 徐宇航，2020，《香港閩南方言生態研究》，香港：中華書局。
- 許惠玲，2007，《潮州話揭陽方言語法研究》，《中國語言學報》（專刊），伯克利·

加州大學。

楊秀芳·1982,《閩南語文白系統的研究》,台北;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學位論文。

楊秀芳,2007,《論文白異讀》,丁邦新主編《歷史層次與方言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

余靄芹,1982,《遂溪方言裏的文白系統》,《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3(2),台北:中研院史語所。

曾南逸,2013,《閩南方言 hiu 之本字考釋》,《語文研究》1,太原:山西省社科院。

曾南逸。2013,《泉廈方言音韻比較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曾南逸,2013,《論廈門、漳州、潮州方言魚韻字的讀音層次》,《語言學論叢》48,北京:商務印書館。

張光宇,2016,《閩客方言史稿》(增訂版),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張振興,1992,《漳平方言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張盛裕,1979,《潮陽方言的文白異讀》,《方言》4,北京:中國社科院語言研究所。

張盛裕,1979,《潮陽方言的連讀變調(上)》,《方言》2、北京:中國社科院語言研究所。

張盛裕,1980,《潮陽方言的連讀變調(下)》,《方言》2、北京:中國社科院語言研究所。

張盛裕,1981,《潮陽方言的語音系統》,《方言》1,北京:中國社科院語言研究所。

張盛裕,1982,《潮陽聲母與《廣韻》聲母的比較(一)》,《方言》1,北京:社科院語言研究所。

張盛裕,1982,《潮陽聲母與《廣韻》聲母的比較(二)》,《方言》1,北京:社科院語言研究所。

張盛裕,1982,《潮陽聲母與《廣韻》聲母的比較(三)》,《方言》3,北京:社科院語言研究所。

參考項目及資料庫:

張雙慶,2002,香港研究資助局項目「中國五省及東南亞閩方言調查」(2002/03)。

關子尹,2014,「漢語多功能字庫」,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人文學科研究所人文電算研究中心。